

周

集

· 新 · 子 ·

惊讶

JINGYAJINGYAJINGYA



吉林人民出版社

5 周太新文集

惊讶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周大新文集
——惊讶

庞大衡 一 哲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24 000 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300 册

ISBN 7—206—02523—4

G·646 定价: 套 89.00 元 单价: 17.80 元

自序

我写作剧本的兴趣，最初不是来自看戏剧表演和影视剧，而是来自对电影文学剧本的阅读。我是在东去青岛的火车上读到那个名叫“此恨绵绵”的电影文学剧本的，那个剧本优美的语言和它讲述的凄婉故事是那样深地打动了，以致于我在那列奔驰在胶东大地上的火车厢里发誓，我一定要学会写电影剧本。

这种经历使我认为，凡是剧本，都应该能吸引读者去读。不管是电影文学剧本还是电视文学剧本，如果没有可读性，就该被视为没有全部完成创作任务。

在剧本的可读性方面，中国的关汉卿和英国的莎士比亚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他们的剧本，我们今天读起来仍是那样容易迷醉。即使看过舞台上的《窦娥冤》和《仲夏夜之梦》的人，在读剧本的时候，仍然会兴味无穷。

今天，人们随时可以从录像带和光盘上看到影视剧，剧本通常只供导演和演员们阅读；但真正好的影视文学剧本，其诱人的魅力并未消去。因为再好的导演、演员和摄影师，都不可能把剧本中含蕴丰富的汉字所要传达的东西全部在银幕和屏幕上表现出来，只有阅读剧本才可弥补这种缺憾。

我在写作剧本时都注意了它的可读性，我企望读者们在阅读时会获得一种快感。

周大新

1996年1月18日

目 录

自序	(1)
----------	-------

电影文学剧本

古榆	(1)
诬告	(94)
JS 卫星的发现	(191)
重铸真情	(234)
热与冷	(287)

电视文学剧本

父亲	(331)
风雪草原	(364)
88 羊肉汤锅	(399)

电影文学剧本

古 榆

(一)

一棵榆树——一棵高达数丈、粗有数围的高龄古榆映满银幕。

古榆那裸露在外的树根、稍稍弯曲的躯干、龟裂粗糙的表皮、状如华盖的树冠……

十数只斑鸠、喜鹊在枝丫上蹦跳鸣叫。

镜头拉开，才见那棵古榆矗立在一个村头——这是豫西南乡间那种瓦屋茅舍杂陈的村庄。

村边一间瓦屋的山墙上，赫然用白灰写着“韩榆河”三个大字。

村北、村东屹立着两座不高的屏障似的土山，山上树木葱茏，蝶飞鸟鸣；村南、村西，平躺着无际的田畴，田间谷黄薯青，渠路纵横。

一条三四丈宽的小河绕着村子的西边和南边流了几乎半圈后，这才又向远方伸展着身腰。

小河河水在古榆树冠下悄然流过，一座可容牛车通过的没有栏杆的石桥架在河上，使村子和田野连结了起来。

纤云悠悠飘飞，秋阳几近当空。衬着湛兰的天际，银幕一角出现字幕：1956年。

“啪！”随着一声清脆的牛鞭响，一辆牛车从村中急急驶出，向古榆下的石桥奔去。车前帮上站着一个粗犷强悍的小伙子。

“啪！”小伙子又扯了个响鞭，两头黄牛跑得越发急速，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叮当响个不停。

“慢一点，二土！慢一点！”站在车厢中的一个眉清目秀、一副回乡知青打扮的青年，一边用两手抓紧车厢板，一边惊慌地向赶车的小伙子叫着。

“没事，丛铭哥！咱是老把式了！”被叫做二土的小伙子回头一笑又猛地扯了一个响鞭。

牛车急急地驶到了古榆下，树上的飞鸟被急切的牛铃声惊得飞上了天空。

牛车上了石桥，向田间驰去……

仲秋时节的田野。

各种已届收获的庄稼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昂头迎风的高粱、垂首含羞的谷穗、黑荚累累的绿豆……

几只叫天子时而飞上，时而旋下，在天空画着长道儿曲线，向地上撒着成串儿啾啾。

一块玉米地里，砍倒的玉米秆被捆成捆，一行一行摆放在地上。二土赶着牛车在田中缓缓移动，车上，已装了半车玉米秆，他腰里斜插着牛鞭，正在把车上的玉米秆捆垛整齐。

车下，丛铭正不时弯腰抱起放在地上的玉米秆捆向二土手里递。他看来累了，每把一捆玉米秆递到车上后，总要用手捶捶自己的腰部。

“大黄，依里——”“打打，二黄。”二土不时抬头用中原南部的吆牛术语喝着驾车的两头牛。被称做大黄、二黄的两头母牛

驯顺地沿着没放玉米秆的地垄慢慢移步，脖子上的铃铛在轻轻响着。

木质的车轮缓缓转动，装在车上的玉米秆在渐渐增多。

“行了吧，二土！”丛铭捶着腰说。

二土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再多装一点，反正这是今晌午的最后一车。”

“何大伯刚才把车交给你赶时不是说过这车不能装得太多吗？”丛铭边不高兴地说着边扭头望了一眼已冒起炊烟的村庄。

二土不在乎地：“没事，玉米秆这东西不重。”

“唉。”车下的丛铭那清秀的脸上浮起一种烦愁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他一边捶腰一边又去弯腰抱玉米秆捆。车上的二土见状说道：“丛铭哥，累了吧，来，你上来垛，我下去装。”说完，身子一纵，从车上跳到了车下。

“唉，不用、不用。”丛铭埋怨了一句，不过也没多推辞，就在二土的帮扶下上了车。

二土抬手脱掉身上的褂子，团起来擦了擦他那黑红发亮的胸膛、脖子和胳膊上冒出来的汗，接着把褂子扔到一头牛的脊背上，便弯腰抱起玉米秆捆向车上递。

〔带点豫剧韵味的豫西南民歌《乡间》轻轻而起——〕

乡间的天哟蓝又蓝，
乡间的路哟弯又弯，
乡间的水哟清又清，
乡间的人哟忙种田。

.....

歌声中，二土一捆连一捆地向车上递着，车上的玉米秆在很快增多。

“行了吧？”快到头时，车上的丛铭边擦汗边又问道。

二土望了望车上已高出车厢很多的玉米秆，点了点头：“嗯，行了。”说着，走到车前，开始用长绳把车上的玉米秆束紧。

“你下来走还是就坐在车上？”二土一边勒紧绳一边问车上的丛铭。

“就坐车上吧。”丛铭懒懒地说完，一屁股坐在了玉米秆上。

车下的二土见状笑了，用关切中夹几分玩笑的口气问：“咋样？刚下学干这个活受不住吧？”

“唉——，”丛铭又是一声长叹，跟着便把愁烦的目光转向了远处的田野。

“干两年活就好了，当初我高小刚毕业那阵，干一天活下来也是腰酸腿疼的，”二土笑着说。少顿，又接口道：“听李社长说，打算让你当社里的会计。”

车上的丛铭干脆地：“我不干！”

“为啥？”二土有些吃惊。

“从小学上到高中，就是为了在村里当个会计？”丛铭不屑地反问道，“我已给我二舅去了信，他在开封教育局工作，让他在开封给我安置个正式工作。”

二土有些愕然地望着丛铭，刚要张口说什么，忽然眼睛一亮，随之抬手向地头路上一指，高声大气地叫道：“喂，快看，那不是三奶领着雨本哥和水秀他们去镇上登记回来了！”

车上的丛铭闻言扭头顺着二土手指的方向望去。

地头路上一二百米外，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正向这边走来。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年轻姑娘。显然，这三个人就是二土喊的三奶、雨本和水秀。

近了，近了，这时我们可以看清，三奶喜眉笑眼，打扮得干净利索，一望而知是农村中那种能说会道的媒婆。

雨本有二十三四的样子。他那稍黑的肤色、结实的体魄、和

善的双眼、腼腆的神态，使人一望而知他属于那种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从小摔打在田间的老实巴脚的青年。他看到了这边的二土和丛铭，送过来一个带着羞意含着幸福的笑。

水秀有十八九岁的模样，匀称的身子有着农家女子惯有的那种丰满和健壮，漂亮的眼睛里闪着未婚姑娘常有的那种羞于见人的目光。俊俏的脸蛋上露着中原女儿特有的那种温柔神韵。她发现了这边的二土和丛铭，低下了溢着喜悦的脸孔。

“叭！”站在这边牛车前头的二土使劲甩了一个响鞭，与此同时欢叫道：“欢迎新郎、新娘归来！”

水秀立时羞红了脸，垂首急步从二土面前走过。

“跑，跑得再快，过了明天我也得叫你嫂子。”二土望着水秀的背影笑着加了一句。

“二土，你鳖孙照这样坏下去，保险一辈子接不上媳妇！”这当儿，三奶朝着二土开玩笑地说道。

“只要有三奶你在，咱就不愁没有漂亮老婆。”二土笑着拍了拍胸膛。

“哼——，想得倒美！漂亮姑娘就是在我面前排成行，老子也不去说给你。”三奶说笑着从二土面前走过。

“要是我给你送两条‘大前门’烟呢？”二土又望着三奶的背影笑着补了一句。

“送一百个鸡蛋也不中！”

“二土，”这时，站在旁边的雨本叫了一声，并跟着去自己挎着的小竹篮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递给二土：“给，这是你让捎的棉花栽培书，看行不，我只上那二年学，也不懂好坏，是让水秀给挑的。”

二土接过书翻了一下，高兴地：“行，行，就是要的这种书，看来，水秀的几年初小没有白上。”随之又抬脸问：“还买了啥好东西？”边说边伸手揭开了雨本手中竹篮里盖着的毛巾，立时，篮

里放着的枕套、枕巾、大圆镜、木梳、香皂等物品露了出来。

“哟，这么多好东西！”此时，一直含笑坐在牛车上的丛铭轻声叫道。

“明天晚上就要入洞房了，不买这么多东西行吗？”二土转望着丛铭笑着反问。

丛铭闻言欣喜地转向雨本：“雨本哥，你和水秀明几个就要举行婚礼？”

雨本羞窘地点了点头，尔后，大概是为了转变话题，指着装得满满的牛车问二土：“我记得这辆车的车轴靠近右轮的地方有裂缝，你咋还装这么多？”

“没事！”二土不在乎地摇摇头，马上又转过话题：“你和水秀去登记时，人家都问些啥话？”

“去。”雨本的脸通红了。车上的丛铭放声笑了。

“说说，咱取取经嘛！”二土一边笑着一边挥起了鞭子，牛车在三人的说笑声中缓缓启动……

民歌《乡间》的音乐响起，欢快而流畅……

村中。正对着古榆的一个小院里，——这是典型的豫西南农村中的小院：三间正屋，一间厨房，矮矮的院墙，小小的门楼。水秀正手拿着一一条毛巾扑打着身上的灰土，她显然刚刚走进院子。

水秀爹——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边拍打着手上的面边从厨房里走出来，满含慈爱地问：“秀儿，登记的事办得妥当吗？”

“嗯。”水秀羞红着脸点了点头。

一个舒心的笑纹出现在老人的脸上：“你没叫你三奶来咱家吃饭？”

“她不来。”水秀低低地答。

“那你快洗洗手咱们吃饭吧，饭我早就做好了。”老人又说。

水秀点了点头，拿着毛巾进了堂屋里间。

里间窗台前，水秀去上衣口袋里掏出显然是上午在镇上买的東西：几个精致的发卡，一节塑料头绳，几个好看的纽扣，一包针。她把这些东西一一放到窗台上，尔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圆镜，但她却没去照镜子的正面，而是先去看镜子的背面，噢，原来背面镶嵌着一张雨本的二寸全身照片。

水秀含羞望着雨本的照片，睫毛下凝聚着憧憬的目光。渐渐地，一串甜蜜的往事从那照片上显现了出来——

黄昏，村头古榆下。三奶站在扛着锄头的水秀面前轻声说道：“秀儿，现时介绍对象都兴拿个照片，虽说你和雨本是一个庄上的，也不能少了这道手续。这不，我让他去照了一张。给，拿住。”边说边把刚才我们见过的那张照片递到了水秀手上。

三奶笑着走了。

双颊绯红的水秀此时凝眸望着手中的照片。她大概看得过于专心，没有发现一个扛着锄头的胖姑娘已过了石桥，正悄步向她身边走来。

胖姑娘猛地夺走了水秀手中的照片，吓得水秀“呀”地叫了一声。

“快来看啊，水秀那一位的照片。”胖姑娘扔下锄头向刚收工走到小桥那头的几个女伴挥着手大声喊道。

“还我！还我！”水秀又羞又气又急地跺着脚。

另外七八个姑娘飞也似地跑来，围着胖姑娘争相看着雨本的照片，并立即七嘴八舌地评论道：“啧啧，照得真好！”

“看那圆脸，照得多精神！”

“哟，一上相才看出，雨本的身子还真匀称哩！”

“瞧，连两只脚都照得清清楚楚！”……

水秀在一旁急得跺脚，但听着女伴们的评论，眉心间还是抑制不住地露出了喜悦。

“来，和你那位的照片比比！”这当儿，胖姑娘向一个高个姑

娘叫道。

“对，对。”其余的姑娘马上响应，并立即上前扯住高个姑娘，硬是从她衣袋里搜出了一张农村男青年的照片。

可能是为了报复，高个姑娘立时向一个矮个姑娘叫道：“把她那位的照片也拿出来。”矮个姑娘闻言刚要抽身逃走，不料已被几个女伴抓住，果然又从她身上搜出了一张农村男青年的照片。

胖姑娘手拿着三张照片叫道：“来，评评，这三位相公哪个漂亮。”

“都漂亮，都漂亮。”几个姑娘笑着说。

“评一个最漂亮的。”胖姑娘又叫道，与此同时把三张照片伸到一个年龄显然最小的姑娘面前：“你先说。”

小姑娘挺认真地：“我看雨本哥最漂亮。”

“咯咯咯……”一串笑声惊飞了古榆枝丫上的一对宿鸟。

水秀害羞而又欢喜地用手捂住了脸……

“秀儿，快洗手吃饭哪。”院中爹爹的一声呼唤把水秀从回忆中拉了回来，她慌忙把小圆镜装进衣袋，抹了一下发红的脸蛋，移步向屋门走去……

村边。

牛铃在叮当响着，二土赶着牛车缓缓驶近了石桥。丛铭还坐在车上；二土拿着鞭子在车子左侧和两头牛并齐走着；雨本挎着竹篮在车后缓步跟行。

三人的说笑声没停。只听二土高腔大嗓地：“雨本哥，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明晚上我和丛铭哥去闹房时，非让你和水秀吸‘过桥烟’不可！”

雨本羞红着脸轻声嗔怪道：“你的嗓音还能再高吗？”

“嘣嘣嘣……”车上的丛铭文雅地笑了。

牛车在三人的嘻笑中驶上了石桥。木质的车轮滚过石桥时发

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为三人的说笑声做着伴奏。

车轮已过桥心，牛车眼看就要上岸，就在这时，古榆树干后忽然冲出两头小牛犊，直向驾车的大黄、二黄肚子下钻来，大概两头母牛没料到自己的孩子会跑这么远来迎接自己，都有些吃惊地猛地扬了下前蹄止了步，车身也随之猛烈地摇晃了一下，几乎在这同时，只听车厢下“咔嚓”响了一声。

“不好！”走在车后的雨本闻响惊叫了一声。他的话音刚落，就见大车车身突然向右侧倾斜下去，满载的牛车眼看就要翻入桥下，一场车毁、人亡、牛伤的惨祸瞬间就要发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雨本猛地扔下手中的竹篮，闪电般地跳到车厢右侧，用肩膀死死地扛住了车厢，几乎就在他扛住车厢的同时，右车轮与车身分离滚到了桥下。

车厢在雨本的肩扛下暂时保持着平衡。

被这突然变故吓呆了的丛铭此时仍定定地坐在车上。

惊愣在左侧牛身旁的二土，此时快步绕过车尾跑到雨本身边要去帮他扛车厢，雨本见状急忙艰难地朝他摇了下头，断断续续地说：“快、让、丛铭下…下来，把牛…卸下……”巨大的压力使他已无法说出完整的话。

二土突然明白了似的向车上的丛铭喊道：“快，快下来！”与此同时急步跑回车前动手解拴在大黄、二黄身上的绳索。

这时节，从田里收工回来走到近处的几个社员见状急忙向桥上跑来。

车身右侧，雨本还在咬紧牙关扛着车厢，豆大的汗珠成串地从他脸上滚下，他的脸已苍白得可怕。

丛铭从车上跳到了车尾桥面上。

二土卸下了驾车的大黄和二黄，两头牛争相跑上了河岸。

最先跑上桥的几个男社员已用手抓住了车尾，但就在这时，车身右侧的雨本已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只见他的身子晃了一下，便

猝然仰倒在了桥上。

失去支撑的牛车眼看就要砸过雨本的身子翻下桥去，二土、丛铭和几个男社员见状急忙死死地抓住车厢左侧，车子没有翻，但车上装的玉米秆却挣断束着的绳索，一下子翻到了桥上和桥下。就在玉米秆倒下去的同时，响起雨本一声痛楚至极的惨叫。

一阵揪人心肝的音乐骤起。

二土、丛铭和几个社员飞快地搬开压在雨本身上的玉米秆捆，当二土要去拿开压在雨本身上的最后一捆玉米秆时，突然恐骇地叫了一声：“啊？！”

特写：雨本昏倒在桥面上，一根玉米秆斜戳进他的右脸颊，鲜血涌流；右侧车厢下沿紧压在他的左脚脖子上，骨头显然碎了。

“呼——”一阵旋风陡然而来，刮得古榆枝叶惨然瑟缩了一下。

“雨本哥——”二土和丛铭相继发出一声痛彻肺腑的哭叫。

二土大概突然意识到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忙抹了一把泪水，飞快地拿过玉米秆捆，挪过车厢，弯腰抱起雨本上岸，沿着大车道向村外跑去。

丛铭和两个男社员紧紧跟在后边……

一直呆站在河岸这边的大黄、二黄，此时撒开四蹄，跑过石桥，也紧跟在二土他们身后……

〔音乐的节奏如二土、丛铭他们的脚步一样急骤，震动得人们的心脏缩紧、紧缩……〕

(二)

秋雨绵绵，风声嘶嘶，时辰很像是上午。

一个挂着“柳林镇人民医院”木牌的大院。

院内一间两张床位的病房。

雨本右颊蒙着厚厚的沙布，左小腿和脚上打着石膏，仰躺在一张病床上。

一个老年妇女压抑的呜咽从画外传来。镜头拉开，可见床头站着一个身体瘦弱、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正用衣襟擦着眼睛。丛铭和二土也站在床边。

“妈，”雨本向老太太声音孱弱地叫道，

“别着急，人都有灾星的。”

老人闻声哭得更伤心了。

“雨本哥，你是为了救我才伤的啊……”丛铭哽咽着说。

“都怨我，雨本哥，你恨我吧……”二土含着眼泪叫。

雨本望着丛铭和二土，用力在脸上露出一个宽慰的笑，低声地：“别胡说了……”

雨本的话音刚落，病房门被推开了。一个披着塑料雨布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他的身后跟着披着蓑衣的水秀爹和打着雨伞的水秀。

“李社长，他何大伯，你们也来了。”雨本妈带着哭音招呼着。

李社长点点头，急步走到雨本床头，紧紧握住雨本的手，敦厚的脸上露出心疼和感激的神色。

水秀爹解下蓑衣，慢慢地走到病床前，用抖颤的双手摸摸雨本那打着石膏的腿，两只混浊的老眼顿时起了一层水雾。他身后的水秀也早已珠泪承睫了。

雨本低低地：“何大伯，别难过，我会慢慢好的。”他虽是对水秀爹说话，但目光却始终停在水秀的脸上，那目光中有不安、有歉疚、也有感激。

水秀的双眸触到了雨本的目光，眼泪流得更急了。这个年轻的姑娘显然没有料到，自己婚姻生活的第一页竟写着这样的内容。

“水秀，”何大伯转身喊了一声女儿，尔后充满感情地：“你就留在这儿，帮着你大妈伺候小本。”

水秀一边拭泪一边点头。

“不用了，他何大伯。”雨本妈闻言急忙说：“你一个人在家吃